

父辈的土地情结

□晚报记者 马治卫

一边是故乡

一

身在城市,心在故乡。马涛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马涛在周口市直一家单位上班,尽管平时很忙,但每到麦收时节,他都要挤出时间回老家看看。因为家中有他的父母,更重要的是,父母年过六旬还种有几亩地,这让他一直放心不下。

前天回家,马涛同往年一样习惯

性地劝父亲说:“爸,您年龄大了,咱家也过得去,那几亩地就别种了。您有退休工资,平时我们姊妹几个再给您点儿,别让自己太辛苦啦!”

听到儿子的劝说,父亲立刻拒绝:“不种地了,那干啥!我种地,想吃啥种啥,比买着方便。再说,没事到地里看看,拔拔草、施施肥,有个事干,心

里痛快。”

听到父亲的回答,马涛没敢再多言。怕说得多了,父亲不高兴。尽管有一大堆的理由想劝父亲别再种地,但马涛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

一抬头,无意间,马涛看见了父亲两鬓的白发,还有父亲那饱经风霜的额头,额头上的皱纹已经很深很深了。

马涛顿时意识到:父亲老了,尽管他一向“热衷”干农活,但他真老了。

父亲老了,本该享享清福了,可如今父亲还辛辛苦苦地干着农活,马涛突然觉得自己很不孝。回忆起父亲当年种地的辛苦,他的泪禁不住涌出来了。

二

马涛的父亲退休前在商水县固墙镇供销社工作,因为父亲“不吃商品粮”,所以家中有几亩地。一边上班、一边种地,在过去那个麦收季全靠力气的年代,辛苦自然不言而喻。

在马涛的记忆里,快到麦收季,父亲会提前买些啤酒、变蛋,母亲则提前腌点蒜薹、蒜瓣,再称几斤白糖,买些鸡蛋、鸭

蛋,像过年一样,为麦收季的到来备上好吃好喝的。他们这样做是要在辛苦的麦收季犒劳家人,更重要的是家人干完繁重的体力活后,可以补充营养。

忙碌,在小麦成熟前的半个月,就已经开始了。那个时候,不喜欢赶集的母亲,则到镇上的农贸市场,提前买些镰刀、扫把等麦收工具回来。父亲则抽空回

到家,把镰刀磨得铮亮,准备割麦用。

麦子成熟前,需要提前腾出一块离家近又相对开阔的场地,农村的说法叫“造场”。场需要造了一遍又一遍,这样场面才会平整、干净、无裂缝,方便碾麦子。

一切准备就绪,就等割麦子了。麦熟就几天时间,马涛记得一到割麦时节,为了抢收,父亲和母亲很晚才回家,天不亮

他们又早早地去地里割麦了。

有一次,马涛早上跟着父母去地里割麦。麦子没割多少,他的手却被镰刀划得鲜血直流,让父母心疼得直掉泪。尽管手上的疤痕现在还清晰可见,但他觉得这是小时候生活的印记,更是父辈辛苦的见证。

三

在农村长大的马涛明白,以前麦收季,割麦子、拉麦子都不算辛苦,最辛苦的要数打麦子了。一个麦收季下来,大人要瘦上好几斤。

但是,马涛想不明白:如果说,过去种麦是为了生计,图的是全家人有口饭吃。而如今生活富裕了,靠地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,父亲为啥还对种地乐此不疲?

“爸,您一辈子一直这样忙碌着,退休了还去种地,不觉得苦吗?”马涛说出

了憋在心中很久的问题。

“苦,你说哪里苦?”父亲诧异地反问道。

父亲深深地吸了口烟,语重心长地说:“是因为你吃苦少,才会觉得种地、收麦,累了、苦了!”

回想从前,不善言谈的父亲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。“你们这代年轻人,没有过吃不饱的经历。我们不一样,过去缺衣少粮的岁月里,麦收季给人带来的感觉不是苦和累,而是来年生活的新希望。想

着麦收过后,孩子有面吃了,家里有粮食了,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。麦收固然累,但没有苦的感觉。”

如今,随着机械化程度提高,麦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在父亲的眼里,现在麦收季,农村人已经不再吃苦受累了,相反恰是现代农民幸福生活的一个反映:收割机连收带打一条龙作业,站在地头专门等车来拉粮食,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!

此外,马涛发现与父亲一样对土地

有着特殊感情的村民还有很多。父亲的一位同龄人,儿子早年去广州打工,如今在那里白手起家办起了工厂。尽管他的儿子腰缠万贯,但他年过六旬,仍在家里与老伴幸福地种着地。

看着乡亲们质朴的笑脸,回忆起村里人麦收忙碌的身影,马涛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:如今父辈们辛勤种地,不仅仅是为了收粮食,而是他们对黄土地有种割舍不下的情结。

一边是城市

